

如何區別教師與劊子手？(Ricœur, 1990: 391)<sup>1</sup>

## 壹、前言<sup>2</sup>

本文從學理上來考察法國二十世紀哲學家Emmanuel Lévinas的教育學思想中的矛盾性問題：在哲學思想中，主體因「他者」(Autrui) 而存在，那麼在他論及教育時，到底誰是「他者」？「教師」(Maître) 是他者，還是學生是他者？抑或彼此都是？在英語學術期刊中，近來開始對於Lévinas的教育學思想提出反省。挪威Lillehammer大學研究法國精神分析的心理學者Birgit Nordtug指出，Lévinas忽略了那些被（教師）「說出」(said) 的知識，不必然會打壓他者無與倫比的「他者性」(unique Otherness)，同時也

<sup>1</sup> 一個非具有正式研究嚴謹度的「口耳相傳」：Jean Houssaye教授本身認識Lévinas與Ricœur，亦有過不少的互動。私下他向研究者說，Lévinas的個性十分嚴肅且不開放，經常將自己與他人之間築起一座高牆，極難與他人相處與互動，對於他人的批評不僅十分在意，而且常以具攻擊性的回應方式回應。相反地，Ricœur本人十分開放、溫和、有耐心且容易相處，對他人的批評也總以感激與謙虛的態度回應。當然，一個專家學者的人格特質並不同於其立論著述，以上不具有研究嚴謹度的「口耳相傳」，僅給讀者作為一奇聞軼事之聽聞。

<sup>2</sup> 這個議題正好是法國教育哲學學術場域近年來討論最熱烈的論題之一。筆者才疏學淺，也並非是研究Lévinas的專家，實不敢也無意顛覆所有國內、外對於Lévinas的教育研究，或是對於Lévinas的認識，抑或是挑戰國內、外研究Lévinas的專家學者。但基於對研究的真誠，也發自內心誠心地感激臺灣的學術前輩對於筆者的栽培與期許，因此深深的感到有必要將此一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向臺灣的教育學術界報告。事實上，當筆者於2011年在法國大學的教育學研究中心進行研究時，當時研究中心的幾位教育哲學家正在對於Lévinas的教育學思想是否是一種具有強迫性質的教育學，進行熱烈的討論。這個具有顛覆性質的切入點，對於當時筆者原本對Lévinas的認識有不小的衝擊，當然也包括內心的震撼與好奇，因而，激起筆者極大的興趣，開始研讀相關著作，並向相關學者請益。考察當中「較為完整」的學術著作（專書或是期刊文章），其中將Lévinas的教育學思想，尤其是「教師—他者」這個概念，定位為極端傳統教育學思想，有如下的幾位學者（前兩位是臺灣學術場域較為熟知的法國學者）：一、法國的詮釋學家Paul Ricœur；二、影響M. Foucault極深的法國文學家Maurice Blanchot；三、法蘭西大學研究院院士J.-F. Mattéi；四、法國盧昂大學退休之榮譽教授，亦為法國當代最著名的教育哲學家之一的Jean Houssaye；五、法國教育哲學家Jean-Marc Lamarre；六、法國教育哲學家Marie Agostini。

本文除了再次回到Lévinas的原典中進行討論之外，上述學者批評Lévinas的教育學思想的相關著作，也是本文立基的論述核心之一。

忽略了他者並非是唯一的、無與倫比的，而是語言社群的參與者 (Nordtug, 2013: 65)。美國的教育哲學家Garrison (2008: 272)亦指出，Lévinas的他者哲學忽略了正義的問題，因為許多教師所獻身的是對於作為他者的學生的關懷，而學生反過頭來成為不向他者開放的絕對主體。上述兩篇研究即預設一般在應用Lévinas的教育哲學來思考時，學生為他者，教師為主體，主體打壓著他者（如今日的傳統講述式教育）。他們認為，教室當中的每個成員都應該是他者。而在其他如Biesta (2008)、Säfström (2003) 及Todd (2008) 的研究中，則肯認他者作為教師的重要性，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也預設著Lévinas的他者思想在教育場域中的應用上，學生作為他者的成分居多<sup>3</sup>。

但若深入探究Lévinas的「他者」哲學中的「教育」概念，尤其是關於「教師」的概念時，Lévinas的思想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矛盾（這也是近年來法國教育場域最新興的議題之一）<sup>4</sup>。細究Lévinas的「他者」哲學，其中所隱含的意義事實上有兩個層面：一、就他者哲學來看，作為「個體」，此個體對他者有責任，也因為他者，所以個體存在；二、當回到Lévinas的原著探究教育、教師與學生等概念時，也就是將他者哲學放在教育哲學場域之中，則產生了一個值得深究的論題。法國教育哲學家Marie Agostini發現，Lévinas只承認，作為「教師」者，是「他者」；非他者，則是學生，有完全接受由他者作為教師而來的「無限觀念」的義務與責任，因為學生本身完全沒有「無限觀念」。在此，學生的角色是被打壓的 (Agostini, 2009: 122-123)。在另一位法國教育哲學家Jean-Marc Lamarre的研究中所

<sup>3</sup> 本文的研究焦點將不放在英語世界對Levinas的批判，因為筆者於2011～2014年在法國大學的教育哲學學群進行三年研究，開始與法國的學者們重新探究Lévinas的教育學思想及其內在性的矛盾問題。因此，本文會從法國教育哲學場域的脈絡當中，針對幾位法國思想家與教育學家，對於Lévinas的思想論著進行分析。

<sup>4</sup> 鑑於Lévinas的著作豐富，本文並不考證他的所有著作，而是針對其著作當中提到關於教育的部分，尤其是教師的概念，進行分析。而其中又以Lévinas最著名的《整體與無限》(*Totalité et Infini*) 及《存有之外或超越本質》(*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兩本書，提到教師的概念最多。事實上，Paul Ricœur、Maurice Blanchot、J.-F. Mattéi、Jean-Marc Lamarre與Marie Agostini等人所分析的文本，也幾乎都是這兩本。